

野生草木

● 赵学法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野 火 春 风

赵 学 法 著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1993 年 · 济 南

鲁新登字第3号

野 火 春 风

赵学法 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肥城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38印张 375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329—0956—5

I·867 定价7.30元

谨以此书

献给养育我的那片温馨的热土以
及在那片热土上奋斗不息的父老乡亲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农民坎坷命运的长篇小说。

作者以新闻主义手法，记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俊俏、机敏、勇敢的黄河女儿田彩云家乡遭受水灾后，随其武功高超的父亲离家谋生，落脚风景秀丽的鲁中山乡青龙坡，用一颗炽热的爱心，点燃了落魄青年赵福来的希望之火，拯救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家庭，并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种种困难，战胜邪恶势力，排除“左”的干扰，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使人民群众走出了贫穷愚昧的深渊。不料，“文化大革命”的野火烈焰却把这一切无情地毁灭了。在黑暗谋杀阳光、谬误吞噬真理的艰苦岁月里，农民没有绝望，没有怯退，而是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和殊死的搏斗，表现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作者满怀生活的激情，真实地描绘了六十年代农村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塑造了十几个性格各异的人物。通过纷乱纠葛的人际关系，表现了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多彩的内心世界；在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示出众多人物的奇特经历和不同命运。

作品故事新奇，情节曲折，语言朴实，行文流畅，乡土气息浓厚，真实中不乏荒诞，预料中又出意外，读来令人感慨万千……

目 录

1. 祭奠亡灵..... (1)
2. 山外来客..... (7)
3. 亲如一家..... (13)
4. 初会乡亲..... (18)
5. 半夜狗叫..... (29)
6. 戏水惊魂..... (37)
7. 瓜园捉贼..... (48)
8. 锦囊妙计..... (60)
9. 智斗色狼..... (69)
10. 书记下乡..... (78)
11. 借书消怨..... (91)
12. 好事多磨..... (100)
13. 不眠之夜..... (107)
14. 化险为夷..... (114)
15. 婚礼风波..... (125)
16. 改诗萌情..... (136)
17. 捉奸惹祸..... (147)
18. 同室操戈..... (156)
19. 难分难离..... (164)

20. 痛苦抉择	(173)
21. 旦夕祸福	(184)
22. 双喜临门	(198)
23. 喜忧参半	(205)
24. 针锋相对	(214)
25. 哭笑不得	(222)
26. 官报私仇	(230)
27. 路遇强盗	(241)
28. 负荆请罪	(248)
29. 冤家路窄	(255)
30. 母子窃贼	(264)
31. 错打黄牛	(275)
32. 两把坐椅	(285)
33. 一场虚惊	(293)
34. 同窗友情	(305)
35. 风云突变	(313)
36. 祸从天降	(320)
37. 灭顶之灾	(331)
38. 雪夜亡魂	(342)
39. 虎口逃生	(351)
40. 夫妻反目	(358)
41. 湾畔盟誓	(361)
42. 善恶相逢	(372)
43. 子夜寻夫	(379)
44. 魂兮归来	(388)
45. 溶洞历险	(397)

46. 以德报怨.....	(407)
47. 母女团聚.....	(414)
48. 不速之客.....	(422)
49. 投石问路.....	(434)
50. 月下红娘.....	(441)
51. 半老情人.....	(451)
52. 家破人亡.....	(460)
53. 噩耗惊心.....	(468)
54. 恶梦初醒.....	(478)
55. 釜底抽薪.....	(491)
56. 借尸复仇.....	(499)
57. 死而复生.....	(508)
58. 荒唐闹剧.....	(520)
59. 离合悲欢.....	(527)
60. 真相大白.....	(536)
61. 芳草争春.....	(540)
后 记.....	(549)

1 祭奠亡灵

今天是娘的周年祭日。

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1960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一年前的这一天，娘舍下爹、哥和我，含恨去世，长眠九泉。

爹更记得这个日子。他起得很早，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屋里抽烟，烟火一明一灭。爹是不大抽烟的，除非生了气或遇到什么愁肠事儿。爹肯定想起了我娘，心里不是滋味儿。

娘那张浮肿蜡黄的脸浮现在我的眼前。娘咽气那天，我刚过了七岁生日。为了我的生日，娘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吃力地擀了一碗掺了榆树根粉丝的地瓜面面条，打发我吃了，留给我最后一丝笑纹，一头栽倒，再也没起来。娘在弥留之际，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两眼一眨不眨地瞪着我，似想嘱咐我什么，只吃力地说了一句：“生儿，长大了好好上学……”就突然头一歪，咽了气，手抓得我很死，掰都掰不开。

爹悲痛欲绝，长哭不止，想厚葬我娘，但没有木料打棺材，也买不起新衣，只得让娘穿着那身补丁摞补丁的衣裳，用床上仅有的一张苇席裹了，草草下葬。

娘的坟在村东的青龙山下，坐北朝南，背靠一座馒头似的土丘，前怀里是一片茂密的树林。这片树林五八年被糟蹋过一回，但损失不大，听说伐木队晚上在林子里听到了鬼叫

声，吓得兽奔鼠窜，再也不敢进林子，才保住了这片绿色。不然的话，早被伐光了。

娘的坟上长满了青草，开着几朵喇叭花，有红的，有白的，很鲜艳。

去年农历十月初一那天，我们爷仨来上过一次坟。爹烧纸时，引燃了坟前的枯草，地皮都烧热了。没想到烧过的地方今年又长满了青草，而且更旺盛了。青草真倔强，不怕烧，越烧越旺。

祭品是爹精心制作的。虽然麦季收成不好，每人只分了几斤小麦，但爹还是包了一碗水饺，炒了四样小菜，并带来了一壶酒。爹把祭品小心翼翼地摆在坟前的小石板上，浇奠了酒，然后喃喃自语，对我娘的亡灵说：

“新生他娘，俺爷仨今儿来给你做祭日了，让你吃顿饱饭……你自从嫁进赵家门，没过一天好日子，旧社会跟着我讨饭，吃够了苦。新社会刚想过上好生活，偏又遇上了五八年大跃进，我和福来外出炼钢铁，你带着新生在家里苦熬，饥一顿，饱一顿，落下一身病，结果钢铁没炼成，家里也糟蹋光了，唉……要不是吃集体食堂里那些发了霉的饭，你哪能会得病……新生他娘，我真是对不住你呀……”

爹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抖动着手指，点燃了黄裱纸。纸灰随着跳跃的火苗飘散开去，纷纷扬扬，像一只只黑色的蝴蝶，落在坟上，落在我们父子三人的身上。

一片纸灰带着余温飘落在我的额头上，像娘的吻，轻轻的，热热的。我不禁泪水盈眶。

耳边又传来爹的喃喃祈祷：“新生他娘，使点钱吧！你活着的时候，因为家里没钱，没治好你的病，误了你的命。

你到那边去了，别缺了钱花。缺钱时，托个梦给我，我就给你送来……将来日子好了，缺不了你花的……”

火苗熄灭了，纸灰仍在空中飘舞。

爹抹了一把泪，对哥和我说：“福来，新生，给你娘磕头。”

二十岁的哥哥和八岁的我双双跪下，在娘的坟前郑重地磕了三个头。磕罢，我和哥呜呜大哭。

爹在一旁默默流泪，削瘦的面庞扭曲了，刀刻似的皱纹更深了。

挺拔巍峨的青龙山静静地矗立着，树林里响起低沉的轰鸣，树林南边的青龙河，流水呜咽，如泣如诉。

天在旋，地在转，日月无光，一片昏暗。

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些残缺不全的镜头：青壮年一夜之间都不知哪去了；在家的妇女和能拿动工具的儿童都被驱赶到大田里；一伙人如狼似虎地进了村，杀树、砸锅、抢东西；一家一家地折腾，大人哭，孩子叫；粮食没晒干就堆进了仓里，地瓜成车成车地倒进窖子里；集体食堂“大锅饭”，连吃带糟蹋；好好的土地深翻得坑坑洼洼；说实话的被插了“白旗”，游街示众；吹牛皮的坐“卫星”，披红挂彩；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粮食很快踢腾光了，社员们没东西吃，只好挖野菜，采树叶充饥；娘带着我，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地干，累得骨瘦如柴，很好看的脸变得蜡黄；后来，娘得了水肿病，浑身浮肿，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请了几回医生，就再也请不起了。眼睁睁看着娘撒手而去。

“有贵兄弟，别哭了。”不知啥时候，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效民来了。陈书记四十五岁，比我爹大一岁，我和哥都喊

他陈大爷。他拉起爹，红着眼圈儿劝道：“弟妹已经走了，为了两个孩子，咱还得往前奔……”

和陈效民一同来的，还有大队党支部委员刘跃西，二十六七岁。他一手一个拉起哥和我，扁平脸阴沉沉地说：“哭有啥用，有本事的长长志气，改变这缺吃少穿的日子。”

我和哥擦干泪，收起祭品，放进竹篮。

娘没有吃爹做的饭菜，永远不能吃了。

哥提着竹篮，两眼直勾勾地看着祭品，嘴唇蠕动了几下。

树林里，荫凉下，我们围坐在草地上，沉默不语。

陈效民愁容满面，缓缓地说：“青龙坡本来就穷，五八年一折腾，就更穷了。眼下缺粮的五六十户，得赶紧想个办法，帮助社员度荒。不然的话，还得饿死人。昨天邱二大头死了，送葬的几个小伙子贪吃花生饼，撑坏了肚子，有四个送进了公社医院。唉，没饭吃可是个大事。咱仨都是党员干部，责无旁贷（贷），得为群众多想想。”

陈效民没大文化水儿，但好用新词，经常念错字。刘跃西“噗哧”一笑，纠正道：“老陈，那字念贷，不念货。”

陈效民脸一红，辩白道：“眼下就是无货嘛，有货还能饿肚皮？”

爹还处在悲伤的情绪中，眼皮不抬地说：“公社不是要发放救济粮嘛，能没咱村的份儿？”

刘跃西嘴一撇：“腰里揣着石榴皮，籽儿没一个，拿什么去买救济粮？”

爹不吭声了。他是党支部委员，兼着大队会计，对村里的家底一清二楚，了如指掌。他思忖了很久，才说：“可总不能看着大伙挨饿呀！给公社领导说说，贷点款，先买回救

济粮度荒，等秋庄稼下来，就好办了。”

陈效民似乎想起了什么，一拍大腿：“我想起来了，听说钟国光书记要调到咱公社来工作。只要他来了，一切就好办了。”

爹露了笑脸：“老钟那人行。五二年他在咱村驻点时，挺关心群众疾苦，也挺有工作能力。他来了，咱就有主心骨了。”

哥的小白脸一耷拉，分头一甩，愤然道：“谁来了也白搭！五八年大呼隆，伤了元气，十年翻不过点儿来。唉，咱这一代算完了。”

“使完活的鸡巴，一个劲儿泄气。”刘跃西瞪了我哥一眼，“年纪轻轻的，还没搂上媳妇，怎么就能完了呢？”他张口就是脏话，全村出了名的。

“就这个穷劲，还想娶上媳妇？”哥跳了起来，两眼喷火，“这日子，没盼头！”

爹黑了脸，朝哥大吼一声：“混帐，不成器的东西，还不快滚！”爹对哥向来不留面子。

哥赌气地提起盛放祭品的竹篮，气冲冲地走了。他怕爹，但又不服气。

大家又沉默了。陈效民不住地叹气，一脸的惆怅。

刘跃西打破沉默：“咱光发愁不行，得想办法自救。”

“这话对。”爹消了气，接上说，“光靠吃救济不行，还得靠自己的篮子搂柴禾。”

陈效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人心散了，集体空了，怎么个自救法呢？”

“一泡尿憋不死人。”刘跃西说，“只要咱们有信心，

办法总会想出来的。”

“你脑筋灵，多想想点子。”陈效民站起身，“得空咱开个会，再商量商量。”

回到家，哥早已把上坟的祭品吃光了。

爹气得踹了哥一脚，大骂道：“你这个馋虫！那是祭你娘的，她不吃是留给你兄弟俩的，有你弟弟一份。你怎能不给新生留点儿？”爹心里不好受，拿哥出气。

哥的脸刷地红了，眼里含着泪，吞吞吐吐地说：“我实在饿坏了……”

爹心软了，扭头进了他住的堂屋，躺在床上，蒙头大睡。哥也进了他住的西屋，关了门，呜呜地哭起来。我心里翻江倒海，呆在院里，不知所措。

我那只心爱的狗——灰儿，怔怔地望着我。

村里传来凄惨的哭嚎，听声音不是来自一家。

我急忙循声赶去。原来是贪吃花生饼的那四个小伙子撑断了肠子，直挺挺地被拉了回来，停放在各家门口，家属们哭得死去活来。

陈效民、爹和刘跃西都赶来了。他们眼含热泪，走这家，串那家，安慰着死者家属，招呼大家安排丧事。死者陶书田的年轻媳妇拉着三岁儿子哭跪在陈效民的面前：“陈大叔，救救俺吧。往后的日子俺可怎么过啊……”

其他三个丧夫的寡妇也跪到陈效民面前，磕头如捣蒜，长哭不止：“救救俺啊！……”

青龙坡，又多了几座新坟。

2 山外来客

一连几天，爹阴沉着脸，忙着贷款发放救济粮；哥也阴沉着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句话也没有。

榴花蔫了，失去了火红的色泽。晨曦中的布谷鸟，叫得也没劲儿了：“姑娘救我！姑娘救我……”一声声弱下去。

布谷鸟的叫声，引得我胡思乱想：假如有个大姑娘来到我们家就好了，爹可以免去繁重的家务，哥可以和那姑娘谈情说爱，我也可以得到母亲般地照顾。

我把自己想的告诉了爹。爹苦笑着摇摇头：“可惜咱赵家没这个福分。你娘要是活着就好了，唉……”

我换上灰儿，没精打采地出了大门。

日头爬上了青龙山，挥洒着柔和的光。

一片紫色的云霞不知从哪里飘来，缠绕在山巅，为青龙山罩上一顶华丽的桂冠。

风和日丽，光景正好。我忘却了家里的不愉快，带着灰儿朝村头跑去。爹在背后大声叮嘱：“新生，别玩野了，早点儿回家！”

我耳旁呼呼生风，出村向南，越过青龙桥，顺着通往公社的乡间土路，和灰儿撒着欢儿狂跑。灰儿是我从小抱大的，与我几乎形影不离，十分听话、懂事。它一会儿紧跟在我

的身后；一会儿和我齐步并进，不时歪头瞧着我；看我跑不大动了，它就窜到我头里，回首拦住我，不让我跑了，仿佛怕累着我。我也确实累了，气喘嘘嘘的，走到路边一棵树下，躺在草地上休息。反正我还没上学，有的是时间玩耍。灰儿趴在我身边，不时舔舔我的手。一条四脚蛇探头探脑地向我爬来，灰儿迅猛地扑了过去，四脚蛇吓得一愣怔，仓皇逃走了。有灰儿守卫，我常常在野地里大睡。困久了，灰儿就会在我耳边轻轻地叫两声，唤我醒来，催我回家。天长日久，我和灰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它关心我，我也疼爱它。每逢家里有好吃的东西，我总是想方设法留一点儿给它吃。灰儿从来不偷食，即便是扔给它的吃食，也从不匆忙下口，我叫它吃，它才吃；不叫它吃，它就耐心等着。它有时也办错事，但知错就改，善解人意。春天时，我家养了一群小鸡，有一次争了灰儿的食。灰儿不乐意了，龇牙咧嘴地叫唤，吓得那些小鸡儿像见了老鹰似地四下乱窜。我生气了，照灰儿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喝斥道：“小鸡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灰儿挨了踢，哀叫一声，夹起尾巴，可怜兮兮地望着我，一脸难过的样子。我的气顿时消了，灰儿又摇着尾巴走近我，舔舔我的脚，好像向我认错儿。从此，灰儿再也不和鸡们争食了，处处让着它们，保护它们。一天晚上，有一只黄鼠狼溜到鸡窝旁，想打小鸡的主意，吓得小鸡们叽叽乱叫。灰儿闻声跃起，狂吠不止。吓得黄鼠狼慌忙逃跑，钻进了墙洞。灰儿不肯罢休，硬是用爪子在墙根下刨出一个大坑。从那，黄鼠狼再不敢到我家来了……

我和灰儿在树下歇了一会儿，又齐步向前跑去。

忽然，迎面碰上一老一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老的是一位四十开外的黑脸大汉，推一辆独轮小车，车上装着铺盖卷，锅碗瓢盆，还有一架拆卸开的织布机。拉车的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姑娘，高挑个儿，身段挺优美，两根又粗又长的辫子直垂到腰间，辫梢上扎着两只粉红色的蝴蝶结儿；齐齐的刘海儿下是一张白里透红的瓜子脸；月牙似的柳叶眉下有一双明亮的杏核眼，睫毛长长的，鼻子和嘴巴都长得挺受看。她身穿白色的上衣和蓝色的裤子，虽然旧了些，但掩饰不住迷人的风采。

我愣住了。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标致的姑娘，特别是她眉间那一丝淡淡的忧愁和眼里那一层薄薄的朦胧，更让人看一眼就难以忘记。

她朝我眨眨眼，笑了，腮上荡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儿，很甜。“小弟弟，前边是什么村呀？”

我告诉她：“青龙坡。”

“村里有要织布的人家吗？”姑娘微笑着，眼睛亮亮的，说话很好听。

“你会织布？”我膘了一眼独轮车。

“会。”姑娘点点头，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那就给我家织吧，俺爹正为这事发愁哩！”

冬闲的时候，爹就请人纺了线。开春后，爹没少念叨请人织布的事儿，至今还没着落。

“行。”姑娘依坐在小车上，擦着汗；黑脸汉子也坐在车把上，点上了烟袋。

“小弟弟，叫什么名字？”姑娘笑咪咪的，很亲切，“能告诉我吗？”

“当然可以。”我冲她一耸鼻子，“可是，你也得告诉